

重慶方言句末語氣詞的意義功能及結構

湯麗 [Li Tang]、許又尹 [Yu-Yin Hsu]

香港理工大學 /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本文分析重慶方言中七個句末語氣詞各自獨特的核心意義和功能並論證它們的結構位置。我們認為重慶方言的句末語氣詞可以分為三大類，符合Rizzi (1997)與Paul (2014)的CP分裂假說，它們在結構上分別在不同功能層中佔據中心語位置，其中重慶話的「lao」和普通話句末語氣詞「了」用法相同且佔據相同的位置，標示句子的限定性。

「mai」、「ha」、「suo」三個疑問語氣詞標示疑問句，選擇陳述句為補足語構成是非問句，作為定義句子類型的Force中心語；但這三個疑問語氣詞分別表達命題和說話人預設之間不同的關聯。對於語法文獻中較少討論、與語篇相關的三個篇章語氣詞本文中特別一併分析它們的語義及結構限制。本文主張重慶方言中篇章語氣詞在結構上受句法限制較小，因此可以運用在不同句子類型中，但語氣詞各有其核心語義：「ha_{PRAG}」用來緩和語氣，「sa」表示確認，「dema」是提示對話雙方的共知背景信息。重慶方言的考察對於語法本體研究中較少討論的篇章語氣詞提供了豐富有趣的資料。本研究的結果為CP分裂假說提供了跨語言的一致性的支持。此外，本文對不同類型語氣詞的核心語義的判定也可為未來研究漢語其他方言之間的區別與共性，或是對其他同樣有豐富句末語氣詞的語言研究及跨語言對比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礎。

關鍵詞：重慶方言，句末語氣詞，CP 分裂假說，語義

1. 引言

句末語氣詞是指附著在小句末尾的語素，無論從語義上(Li & Thompson 1981; Soh 2009; 朱德熙 1982)、還是句法結構上(Erlewine 2017; Li 2006; Paul 2014; 鄧思穎 2010)都有很豐富的研究，現有文獻多研究普通話或廣東話(Fung 2000; Law 2002; 鄧思穎 2010, 2014, 2015, 2016)，關於其它漢語方言句末語氣詞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如Li 2006溫州話；Myers 2015上海話）。重慶方言為中國西南地區中被廣泛使用的方言之一；不同於普通話，重慶方言有相對豐富的句末語氣詞，但語法本體研究卻仍

少見。現有的研究著重於句末語氣詞的意義分類（見彭永昭1988；劉紅曦2000；彭錦維2001；劉黎崗2012）。對語氣詞語義的研究，學界一直以來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遵從語義最大化(meaning maximalist)，如Chao (1968)；一種遵循語義最小化(meaning minimalist)，認為語氣詞雖然用法看似多變其實各自具有一個單一的核心語義（如Li & Thompson 1981；Li 2006；Chu 1998）。本文嘗試採用語義最小化的觀點來考察七個重慶方言中的句末語氣詞；我們認為語氣詞的核心意義不會隨語境變化而變化，但是語句不同的解讀意義則可能隨語境相互作用而產生。在考察語氣詞的功能時，若不能明定語氣詞的核心語義，就難以進一步考察語氣詞在語法結構中的地位及作用。基於當代語言學的蓬勃發展，我們認為值得從全新的角度詳細探討重慶方言句末語氣詞。我們的考察結果不但有助於深入研究其他漢語方言，也能促進跨語言對比研究的發展。

學者們很早就開始研究語氣詞的群聚現象（如朱德熙1982），不同類型的語氣可以按照一定的線性順序在句末同時出現，如例(1)中的「了」和「嗎」可以同時出現，但兩者位置不能互換。重慶方言句末語氣詞的「lao」和「mai」也有類似的限制，如例(2a)；而且除了「mai」，重慶方言還有「ha」和「suo」也可以形成是非問句，也與「lao」有一樣的共現限制（如(2b-c)）。

- (1) 他去旅行{了嗎/*嗎了}？
- (2) a. 他去旅行{lao mai / *mai lao}？
 b. 他去旅行{lao ha / *ha lao}？
 c. 他去旅行{lao suo / *suo lao}？

除了上述這類疑問語氣詞形成的是非問句，重慶話中還有其他類型的問句。從結構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問句：疑問詞問句(*wh*-questions)與是非問句；是非問句還可以再細分為三類：疑問語氣詞問句（如例(2)）、A-not-A問句以及否定詞問句。疑問詞問句由疑問詞（什麼、哪裡等等）構成，詢問未知的內容，如例(3a)中「哪裡」，詢問地點。在重慶話的A-not-A問句中，A可以是動詞(3b)、形容詞(3c)或介詞(3d)。否定詞問句也是重慶話中一種常用的是非問句，由否定詞「不/沒」構成如例(3e)。

- (3) a. 你週末去哪裡？（疑問詞問句）
 b. 他去不去李家吃飯？
 c. 小張美不美？
 d. 你往不往學校走？
 e. 你去上海不？（否定詞問句）

我們發現重慶話中的「mai」、「suo」、「ha」和普通話中的「嗎」一樣不適用於其他類型的問句（即A-not-A問句、疑問詞問句以及否定詞問句），如例(4)。在第三節我們會詳細討論這三個語氣詞的區別。

- (4) a. 你今晚吃不吃飯(*{嗎/mai/suo/ ha})？
 b. 他去哪裡(*{嗎/mai/suo/ ha})？
 c. 小王去買書不(*{嗎/mai/suo/ ha})？

除了形成是非問句的「ha」，重慶話中還有另一個表示緩和語氣的「ha」可以與疑問句及祈使句搭配使用，我們認為它具有語用功能（pragmatics（簡寫PRAG）），本文中我們標記為「ha_{PRAG}」與上述的疑問語氣詞「ha」區別開來。表示緩和語氣的「ha_{PRAG}」與疑問語氣詞「ha」除了語調上有細微區別，主要區別在於標示疑問語氣詞「ha」與其他疑問句不相容（如上述例(4)），但是表示緩和語氣的「ha_{PRAG}」可以與不同句式相容，而且刪去「ha_{PRAG}」也不影響句子的類型及接受度，如例(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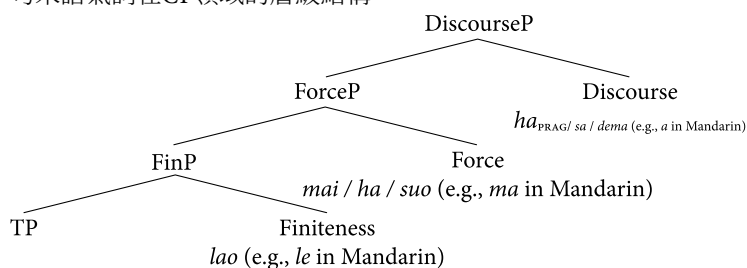
- (5) a. 我家裡有很多水果，你看你想吃啥子(ha_{PRAG})？
 b. 你滾開(ha_{PRAG})！

在朱德熙(1982)對普通話句末語氣詞的三類分類基礎上，Paul (2014)延用Rizzi (1997) CP分裂假說的概念將普通話語氣詞定義為CP領域中不同投射的中心語，其線性順序即代表它們與TP之間的緊密程度。同樣地，我們認為重慶話句末語氣詞也可以分為三大類。重慶方言比普通話具有數量更多的語氣詞。借由普通話語氣詞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重慶方言語氣詞的語義及結構。本研究將分析重慶方言句末語氣詞的語義內涵，進而檢測不同類型的句末語氣詞的結構位置。

Paul (2014)主張位置最靠近TP的第一組語氣詞被定義為Low C（例如「了」），在Low C之外的第二組語氣詞位置高於Low C，由於其功能為定義句子類型，因此被定義為ForceC（例如「嗎」），第三組語氣詞最遠離TP，位於CP領域的最外層，與主句結構之間選擇和限制最小，主要作用是表達說話人態度，被定義為Attitude C（例如「嘔」、「啊」）。

當前學界對普通話語氣詞結構位置的爭議主要集中在Low C相關的句末語氣詞實際的結構位置。比如Paul (2014)主張所有的句末語氣詞都在CP範域之中，鄧思穎(2016)認為「了」在小句中佔據T的位置，而Erlewine (2017)則認為「了」的位置更低，在 ν P和TP之間。此爭議反應了第一組語氣詞與TP在結構及語義上緊密互動的事實，因此本文採納Rizzi (1997)的FinP來指稱第一組語氣詞；我們在討論重慶話語氣詞時將從與「了」類似，最靠近TP的「lao」開始分析（第二小節），如圖(6)所示。我們將反駁「了」在 ν P和TP之間的觀點並借此分析重慶話「lao」的結構位置在分裂CP範域中最內層、最接近TP的功能投射FinP。

(6) 句末語氣詞在CP領域的層級結構



此外，我們同意Paul (2014)將普通話「嗎」定位為CP中的ForceP的中心語，進而主張重慶話中的疑問語氣詞「mai/ ha/suo」和「嗎」一樣，都是標示了句子的語力(force)，至於重慶話中標示篇章語氣的句末語氣詞「ha_{PRAG}/sa/dema」則分析在Discourse的範疇。在第三小節我們分析線性順序位於「lao」之後的疑問語氣詞各別的意義以及結構位置。從意義來看，「suo」表達預設與命題衝突，「ha」表示預設與命題內容相符，「mai」不表示預設與命題之間的關聯只請求確認說話人自己預設的正確性。在第四小節我們討論位於線性順序最外層的三個語氣詞「ha_{PRAG}」、「sa」、「dema」。它們對於句子類型的選擇限制最小，

主要表示與語篇相關功能。由於這三個語氣詞的用法不僅限於說話者的態度，還會影響對話雙方的共知信息或是對於命題的確認，因此我們參考Qu (2008)的看法採用Discourse Phrase（即圖6中的DiscourseP）來代替Paul (2014)主張的AttitudeP。在第四小節中我們將區別篇章語氣詞「ha_{PRAG}」與疑問語氣詞「ha」，主張「ha_{PRAG}」表示緩和語氣與表示預設與命題內容的「ha」不同；「sa」則用來表示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確認；「dema」則提示聽話人談話雙方共知背景信息。最後在第五小節總結全文。

2. 「lao」語義和結構位置

在句末語氣詞中，「了」是被討論最多的語氣詞之一，它在句子中的使用頻率高，語義功能複雜（本文標為「了_{SFP}」如(7a)），同時還存在一個與之同形的完成體標記「了」需要進行區分（本文標為「了_{verbal}」）(Li & Thompson 1981; Lin 2000; Soh & Gao 2006)。在重慶話中也存在一個用於動詞之後的完成體標記「lao_{verbal}」，與普通話「了_{verbal}」用法一致，如例(7b)中動詞「吃」後的「lao_{verbal}」表示「吃」這個動作的完成，可以與語氣詞lao_{SFP}共現。

- (7) a. 他買了_{verbal}書了_{SFP}。
b. 他吃lao_{verbal}飯lao_{SFP}。

當「lao_{SFP}」與其他語氣詞共現時，只能位於句末語氣詞群中的最裡面，其他語氣詞不能出現在它之前，如例(2)。在2.1小節我們先從語義上對比普通話「了」和重慶話「lao」，然後從結構上對比分析二者的分布和限制以證明「lao」的確是普通話「了」在重慶方言中的對應成分。在2.2小節，基於學界對「了」在句子結構中位置的爭議，我們分析並定位「lao」和「了」在句子中的結構位置，通過對重慶話和普通話兩種語料的分析，我們主張Paul (2014)認為在CP範疇中最裡層，靠近TP的位置的分析較能正確地解釋普通話「了_{SFP}」與重慶話「lao_{SFP}」的結構，並反駁「了_{SFP}」是T，或是在vP與TP之間的主張。

2.1 重慶話「lao」的語義

學界對普通話「了_{SFP}」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與分析。Li & Thompson (1981) 提出「了_{SFP}」具有的核心語義表示「與當前狀態相關」，而非如Chao (1968)所言的「了_{SFP}」可以表達7個不同意義。此後學者在對語氣詞「了_{SFP}」的分析中，大多認同並採用Li & Thompson (1981)的分析(Erlewine 2017; Li 1992; Paul 2014; Soh 2009)，我們亦認為Li & Thompson (1981)的分析能較為全面的描述「了_{SFP}」的功能和用法。如例(8)，如果沒有句末「了_{SFP}」，句子表達的是她出去買東西的動作，而有「了_{SFP}」則表達出她出去買東西這件事與當前對話的關聯性：例如有人去她家找她有事，但她出去買東西了，因此她的家人告訴來訪者說「她出去買東西了」，表示因為她出去買東西了，所以當下見不到她。

(8) 她出去買東西了。

Li & Thompson (1981)指出「了_{SFP}」具有一個核心語義為「與當前狀態相關」，但在不同的句子跟語境中，它與句子中其他成分及語境相互作用又可以得到一些具體的會話隱涵功能(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Grice 1975)，包括：狀態改變、更正錯誤假設、報告進度、表示即將發生、結句作用。以下我們舉例說明這些功能。

所謂的「狀態的改變」是「了_{SFP}」最常見的用法，指現在的狀態與話語陳述之前相比發生了改變，或是在說話人看來狀態發生了變化。如例(9a)，表示他從不知道那個消息的狀態變為了知道那個消息。在重慶話中「lao_{SFP}」有同樣的用法，如例(9b)，表示他以前不知道而現在知道了。

(9) a. 他知道那個消息了_{SFP}。

b. 他曉得那個消息lao_{SFP}。

「更正錯誤假設」指當前事情的狀況與聽話人預設不符時，「了_{SFP}」用來糾正聽話人錯誤的假設。如例(10a)中甲認為乙要去英國，而現在的情況是乙不去英國，因此乙用「了_{SFP}」來糾正聽話人甲認為他要去英國的錯誤假設。重慶話「lao_{SFP}」也有更正錯誤預設的用法，如例(10b)。

(10) 甲：你明天就去英國了，晚上一起吃個飯吧。

乙： a. 我不去英國了_{SFP}。

b. 我不去英國lao_{SFP}。

「了_{SFP}」還可以用來報告說話人與聽話人所共知事件的進展。普通話中「你唸高中嗎？」對「你是否唸高中」提問，加上「了_{SFP}」(11a)則詢問是否進到了唸高中的階段。在重慶話的例子例(11b)中，「lao_{SFP}」同樣表示唸書的進度發展到了高中階段，而出現在「lao_{SFP}」之後的mai是重慶話中標記是非問句的疑問語氣詞之一（下一節會再詳述）。

(11) a. 你念高中了嗎？

b. 你讀高中lao_{SFP} mai？

「了_{SFP}」還有「結束陳述」的作用，也就是通常說的結句作用，將命題內容和當前的狀態相關聯，有些句子必須在句末加上「了_{SFP}」句子才完整。這類句子如果沒有句末「了_{SFP}」，聽話人會感到突兀，出現答非所問的狀況，證明「了_{SFP}」具有增加句子關聯性的作用。我們可以假想一個狀況是某甲提問週末是否去香港，在例(11)中，乙的回答如果不加「了_{SFP}」，這句話聽起來並沒有講完會讓甲難以理解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在重慶話中例「lao_{SFP}」有相同的用法，不加「lao_{SFP}」句子聽起來答非所問，話未講完，加上「lao_{SFP}」才能讓甲得以理解乙是針對他的問題回答。

(12) 甲：週末去香港嗎？

a. 乙：我護照過期{了_{SFP} / lao_{SFP}}。

b. #乙：我護照過期。

通過以上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句末「了_{SFP}」和「lao_{SFP}」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用法，「lao_{SFP}」的用法與Li & Thompson (1981)對「了_{SFP}」功能的分析一致。下面我們將從「了_{SFP}」和「了_{verbal}」入手來考察重慶話中的「lao」是否具有同樣的差異特徵，以進一步確認「lao」、「了」是相同的成分。

首先，學者注意到完成體標記「了」不可以出現在狀態類句子中(Li & Thompson 1981; Lin 2000)，如例(13)，「喜歡」標示主語的狀態，普通話中「喜歡」後加「了_{verbal}」句子變得不合法，重慶話加

「lao_{verbal}」句子也同樣變得不合法。但「了_{SFP}」、「lao_{SFP}」卻沒有此限制，它們將命題內容與現在狀態相關聯，根據不同語境，可以表示小王從不喜歡玫瑰花變成喜歡，也可以表示糾正小王喜歡玫瑰花的錯誤假設等(Li & Thompson 1981)。例(13)證明重慶話完成體標記lao與普通話「了_{verbal}」一樣具備不能出現在狀態類句子中的限制，與「lao_{SFP}」不是同一個詞。

- (13) a. *小王喜歡了_{verbal}/lao_{verbal}玫瑰花。
 b. 小王喜歡玫瑰花了_{SFP}/lao_{SFP}。

例(13a)不合法的原因是完成體標記「了」通常是用來指有界的情境，而狀態類謂語沒有情境的終點；除非在這類句子後面加上時間終點，如例(14)與例(13a)唯一的區別是例(14)句末加上了時間界限「五年」，句子就由不合法變得合法。

- (14) 小王喜歡了_{verbal}/lao_{verbal}玫瑰花五年。

其次，Huang (1988)提到「了_{verbal}」和否定詞「不」不可以共現如例(15)，而句末語氣詞「了」則可以如例(16)，表示「他們不騙李四」和當下的關聯。例(15)的「了_{verbal}」作為完成體標記標示已經完成的事件，否定詞「不」不能否定已經完成的事件，因此不合法。

- (15) *他們不騙了_{verbal}李四。

- (16) 他們不騙李四了_{SFP}。

動詞後「lao」同樣不能和否定詞「不」共現，如例(17)。與例(15)不合法的原因一樣，「騙」後加上動詞後lao表示騙李四這件事已經發生，「不」不能否定已經發生的事件因此不合法。

- (17) *他們不騙lao_{verbal}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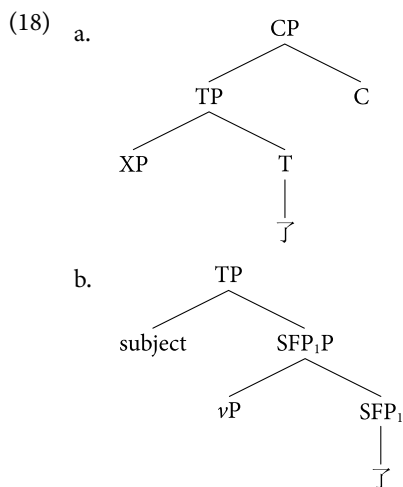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正如「了_{SFP}」和「了_{verbal}」的區別，「lao_{SFP}」和「lao_{verbal}」也是不同的成分，且「lao_{verbal}」的用法和限制與「了_{verbal}」相同。

以上我們通過對比「lao_{SFP}」和「了_{SFP}」的語義內涵發現「lao_{SFP}」跟「了_{SFP}」在句中具有相同的作用，它們都可以表達「當前狀態相關聯」的核心語義，在不同語境中又同樣可以衍生出五類不同的具體用

法。同時，基於普通話存在與「了_{SFP}」同形的完成體標記了_{verbal}的情況，我們還發現重慶話中也存在一個與句末「lao_{SFP}」同形的完成體標記lao_{verbal}，更有趣的是lao_{verbal}和了_{verbal}具有相同的限制，它們不能出現在狀態類句子中，也不可以和否定詞「不」共現。基於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重慶話「lao」和普通話「了」是相同的成分。

2.2 「lao」和「了」的結構位置

目前大部分學者認為「了_{SFP}」為CP中心語，以TP為補足語(Li 2006; Paul 2014; Pan & Paul 2016; Zhang 2019)，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例如，鄧思穎(2016)認為「了_{SFP}」攜帶了時間信息，句法上構成時間短語TP，位置是TP中心語，如例(18a)。Erlewine (2017)也認為「了_{SFP}」的位置不在CP領域。他的分析認同Paul (2014)根據語氣詞的彼此間的結構位置的高低對語氣詞進行的層級分類，並將它們標記為SFP₁、SFP₂、SFP₃，其中「了_{SFP}」屬於位置最低的SFP₁，但該分析認為「了_{SFP}」的位置應該在比CP更低的vP與TP之間，如例(18b)。以下我們先就Erlewine (2017)的論點進行探討。



2.2.1 「了」/「lao」與無定疑問詞之間的轄域關係(scope)

Li (1992)指出在漢語中的否定詞或是句末語氣詞「了」可以准允 (license)無定疑問詞(wh-indefinite)。如例(19a)的句子只能被解釋為疑問

句，而例(19b)中的疑問成分「什麼」卻可以被解釋為無定成分，表示「他看到了某樣東西」，句子變為陳述句不再是疑問句。

- (19) a. 他看到什麼？
b. 他看到什麼了。

Li (1992)指出疑問成分想要得到無定解讀的條件是疑問詞必須在無定准允成分的統領轄域(c-command)之內。以否定詞作為無定准允成分，例(20)中賓語位置上的「哪裡」在否定詞轄域內，因此獲得了無定解讀，而例(21)中的疑問成分出现在了主語位置上，不在否定詞的轄域內，因此句子不能是含有無定解讀的陳述句。

- (20) 張三不去哪裡。
(21) *誰不去日本。

Erlewine (2017)認為「了_{SFP}」可以准允賓語位置的無定疑問詞，但主張「了_{SFP}」不能准允類似例句(22b)中主語作為無定疑問詞，以此主張「了_{SFP}」的位置比主語低。他指出像例(22a)這樣的句子是有歧義的，既可以被解讀為疑問詞問句，也可以被解讀為陳述句。但他認為例(22b)只有問句的意思，因此主張「了_{SFP}」的位置應該低於主語。

- (22) a. 他說什麼了？/。
b. 誰說話了？

然而，我們認為例(22b)中的疑問詞其實可以得到無定的解讀。假定一個情境是訓練中教官原先要求學員靜坐，但是突然學員被教官要求罰跑操場，這時有人不明白為何會被懲罰，就會詢問發生了什麼，回答的人可以用類似例(23B)的句子作為答語，這時的疑問詞「誰」可以得到無定解讀，整個句子表示「有人」說話了的意思。因此我們認為句末語氣詞「了」不僅可以准允賓語位置上的疑問詞無定的解讀，也可以准允主語位置上的疑問詞可以有無定的解讀，支持主語在「了_{SFP}」的轄域內，而「了_{SFP}」的結構位置高於TP。

- (23) A：現在在罰什麼啊？
B：誰說話了（，我們只好被罰）。

Zhang (2019)也提出了與我們一致的看法。指出例(24a)中「什麼人」不能被解讀為「某個人」，而在例(24b)中，句子只是在例子(24a)的基礎上在句末加上語氣詞「了」，這時「什麼人」就可以得到「某個人」的解讀，以此證明「了」的位置高於主語。以上這些例子支持句末語氣詞「了」的位置在CP的看法。

- (24) a. *什麼人拿錯東西。
b. 什麼人拿錯東西了。

重慶話中的「lao_{SFP}」與「了_{SFP}」有一樣的功能。假定一個情境中某甲提問老王為什麼被抓走了，乙知道老王被抓是因為被某個人舉報了但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個人了，(25)中乙的回答主語「誰」只能被解讀為無定成分，表示「有人看到他偷東西了」，用來回答甲的提問。我們認為「了_{SFP}」和「lao_{SFP}」的確可以准允主語位置上的無定疑問詞的用法，說明二者的轄域覆蓋整個句子。

- (25) 甲： 老王怎麼被抓走了/lao？
乙： 誰看到他偷東西了/lao，然後把他舉報了。

2.2.2 「了」/「lao」跟「不」、「不是」之間的轄域關係

基於Soh & Gao (2006)的分析，Erlewine (2017)假定「不是」的位置高於「不」(Huang 1988; Yeh 1995)，主張「了_{SFP}」的位置在「不」和「不是」之間，如例(26)中「了_{SFP} > 不」因此產生預設「我不想家」在過去為假；該文主張例(27)中「了_{SFP} < 不是」，因此「了_{SFP}」引發的預設「我想家」在過去為假。

- (26) 我不想家了。 了_{SFP} > 不
斷言：我現在不想家。
預設：我之前想家。
- (27) 我不是想家了。 了_{SFP} < 不是
斷言：我現在不想家。
預設：我之前不想家。

我們贊同Erlewine (2017)對(26)的分析，但認為(27)的分析有待商榷。Erlewine (2017)認為(26)表示「了_{SFP} > 不」的語義，而「不」否定命

題(p)，將 p 變為非 p 。重慶話的「lao_{SFP}」也可以得到同樣的解讀（如例(28)）。「了_{SFP}」、「lao_{SFP}」都可以表示狀態的改變，轄域大於「不」，表示狀態由之前的想家，變成了不想家。

(28) 我不想家lao。

lao_{SFP} > 不

斷言：我現在不想家。

預設：我之前想家。

然而，我們認為Erlewine (2017)對於例(27)中的「了」與「不是」的語義關係的詮釋需要修正。首先，我們認為例(27)並沒有Erlewine (2017)主張的「我現在不想家」的斷言，同時也不存在「我之前不想家」的預設。漢語中「不」與「不是」的否定功能並不相同，前者標示命題否定，而後者我們認為屬於Moeschler (2019)主張的metalinguistic negation（以下我們譯為「語篇否定」）。例如是非問句主要在詢問命題真假，不能用「不是」來回答（如(29a)），但可以用「不」否定的答語回答(29b)。兩類答句間的區別說明「不是」不能否定「小王喜歡水果」這個命題，不具備否定命題真值的作用。

(29) 小王喜歡水果嗎？

a. #小王不是喜歡水果。

b. 小王不喜歡水果。

同樣的否定區別在包含了表達狀態改變的句末助詞「了_{SFP}」的句子中同樣成立：

(30) 小王討厭榴槤嗎？

a. #小王不是討厭榴槤了。

b. 小王不討厭榴槤了。

許多文獻也有類似看法，指出與「不」否定命題的功能不同，「不是」所否定的只是表示該命題與當前的話題無關（Ducrot 1972；Teng 1978；Yeh 1995；邵敬敏、王宜廣2010；Pan 2018；cf. Horn 1985）。邵敬敏、王宜廣(2010)指出「不是」可以用作非真值策略否定，稱為「假性否定」。他們提出即使命題「C=A」時，還是會出現「C不是A」的否定句，作為一種話語策略，以引出更高層次的語篇肯定；如例(31)中「不是」並不否定「大齊相信」的這個命題。

(31) 大齊不是相信了，而是深信不疑了。

除了像(31)這樣利用語篇否定呈現正向(upward)語用反差(contrast)的功能之外，Moeschler (2019: 226)還主張語篇否定可以用來表示說話者不願意確認(assert)該否定命題的存在(I object the idea that P)；這種用法與否定命題(It is not the case that P)的用法不同。例如說話者可以用(32a)來反駁「是很想家」與「無精打采」的關聯。我們也發現當問句中包含表達確認的「是」，語篇否定的答句中還可以加上「了_{SFP}」。在此之後還可以加上用來更正訊息的「我只是很累」進一步解釋之前的否定陳述「我不是想家了」以及其相關預設不成立（參Horn 1985；Burton 1989a, 1989b提到語篇否定可以取消預設）。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否定命題的「不」則不合適，如(32b)。¹

(32) 你怎麼無精打采的？是很想家嗎？

- a. 我不是想家了（，我只是很累）。
- b. #我不想家了（，我只是很累）。

因此，雖然我們同意Erlewine (2017)主張的否定詞「不」在「了_{SFP}」的轄域範圍內，我們認為「不是」不能與「不」用一樣的分析來推論轄域範圍，因為「不是」這類句子不存在Erlewine (2017)所謂的「我現在不想家」的斷言，也不存在「我之前不想家」的預設。另外，我們發現當與上例(32)類似的問句先表達了狀態改變的時候（如(33)「你很想家了」），與(32)不同，此時使用否定命題的「不」才合適，如例(33)；同時我們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否定詞「不是」和「不」都不合適與「了_{SFP}」共現，如(34)。例(32)與(34)之間的差異或許表示「不」和「不是」都在「了_{SFP}」的轄域範圍內之內。

1. 我們感謝審查委員指出還有一種情況是「是」出現在主語之前，這時候「（不）是」的範域必須比「了/lao」要高，如下例(i)。我們同意審查委員的例子及詮釋，不過我們認為這個「是」與正文中表示確認的「是」不是同樣的成份。根據Paul & Whitman (2008)與Hsu (2023)，例(i)的「是」標記了焦點成份，當它出現在主語之前是以CP作為它的補足語，而在句中出現時可以省略；因為是焦點結構，常需要對比成份來表示焦點，如(i)以及在2.2.3小節中所討論的選擇問句。焦點標記「是」與正文中表示確認的「是」兩者的結構要求不同，各自的範域詮釋也會不同。

(i) 不是張三去找李四了，是李四去找張三了。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it has occurred that Zhangsan went to Lisi], but that [Lisi went to Zhangsan].’

- (33) 你很想家了嗎？
我不想家（，我只是很累）。
- (34) 你很想家了嗎？
a. #我不想家了（，我只是很累）。
b. #我不是想家了（，我只是很累）。

我們也發現「lao_{SFP}」和「了_{SFP}」一樣，不僅能出現在根句中，還可以出現在嵌套句中。例如：

- (35) [他忘記我了/lao]讓我很受傷。

通過賓語前置我們可以驗證「了_{SFP}」、「lao_{SFP}」的確可以出現在嵌套句中。在例(36)中句末語氣詞「了」、「lao」在根句時，表示他放棄訓練這件事，我從不知道變為知道了，因此，在將賓語前移時，句末「了」、「lao」不能和嵌套句一起移出，而只能被留在原位。而在例(37)中則是另一種情況，在例(37)中「了」、「lao」出現在嵌套句中，表達的意思和例(36)不同，表示他放棄訓練了這件事情，我一直都知道，所以可以預測的是當賓語前移時，句末「了」、「lao」因為屬於嵌套句，因此必須和嵌套句一起移出。

- (36) 我知道「他放棄訓練」了/lao。 — 「他放棄訓練」_i我知道_{t_i}了/lao。

- (37) 我知道「他放棄訓練了/lao」。 — 「他放棄訓練了/lao」_i我知道_{t_i}。

「了」與「lao」雖然可以出現在嵌套句中，但嵌套句可以分為限定小句和非限定小句，有人認為非限定小句只有TP，那麼如果「了」、「lao」能出現在嵌套句中，而漢語缺乏辨別限定與非限定的形態標記使得我們難以區分兩類句子，如果「了」、「lao」出現在非限定小句中我們就會難以解釋我們將其定義在CP領域的結論，會與我們之前所得「了」、「lao」位置高於主語位於CP之中的結論衝突。為了弄清「了」、「lao」出現在嵌套句之中的情況，我們在下一小節回顧Zhang (2019)的分析，並結合語氣詞「了」、「lao」出現在嵌套句中的情況，來討論它們在CP中的具體位置。

2.2.3 「了」/「lao」與「還是」(disjunction)選擇問句之間的關係

漢語中的「還是」問句是指由「還是」連接兩個並列小句構成的選擇問句，常常可以和標示焦點的「是」構成「是...還是...」結構，例如(38)。

(38) 你（是）吃中餐還是西餐？

學者們對這種問句的結構進行了很多的探討，其中Huang (2010)的分析指出「還是」的選擇用法是由「還是」的聯合用法刪略所得，如例(38)的句子是由例(39)刪略得到。

(39) 你吃中餐還是你吃西餐？

Erlewine (2017)不同意以上觀點，指出這種刪略不符合規則，被刪略掉的部分既不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成分，也無法被分別依次被刪掉。他認為選擇問句的「還是」提出的是兩個完整的句法成分。而前面所提及的「是...還是...」組合中的「是」又具有只出現在該結構最左邊緣的特性，因此Erlewine (2017)將語氣詞「了」的位置分析在TP之內，而不在標句詞C的位置。Erlewine (2017)認為「是...還是...」結構中的兩個選擇分句只能是TP，不能是CP，因為「是」出現在「還是」的左側，如果兩個分句是CP那麼「是」應該在句首，而把「是」移到句首後發現句子不合法，因此「想家了」和「跟男朋友分手了」都只能是TP。

(40) a. 你是[_{TP}想家了]還是[_{TP}跟男朋友分手了]？

b. *是[_{CP}你想家了]還是[_{CP}跟男朋友分手了]？

Zhang (2019)不贊同上述分析，並指出例(40b)的句子其實是違反了並列句的平行原則，也就是說「還是」之前的分句有顯性主語而之後的分句缺少顯性主語。Zhang (2019)指出例(40b)的句子其實與例(41a)具有相同的結構，但例(41a)是合法的句子，證明「你」存在於第一個選擇分句中，而分句可以是CP。再如例(41b)中，施事導向副詞「仔細地」出現在第一個選擇分句中，也證明施事主語「你」應該在句中。

(41) a. 是[你想家了]還是[別人欺負你了]？

b. 你是仔細地讀了那本書了還是聽別人談過那本書？

我們發現這一節中對普通話的「了」的分析討論也同樣適用於重慶話「lao」。例(42)是「lao」在「還是」選擇問句中出現的情況，可以用來表示提問兩種情況進行選擇。例(42b)中當「是」出現在問句的最左側，根據之前的分析我們知道這違反了並列句的平行原則，而在重慶話中該結構同樣不合法，當我們給第二個並列小句補上顯性主語後，如例(42c)，句子變得自然。因此重慶話中的語氣詞「lao」和普通話「了」都不需要被定義為位於低於在TP內。

- (42) a. 你是想家lao還是和男朋友分手lao？
 b. *是你想家lao還是和男朋友分手lao？
 c. 是你想家lao還是你和男朋友分手lao？

2.2.4 「了」/「lao」的結構位置

Zhang (2019)的研究進一步表明「了_{SFP}」可以出現在主句，以及一部分的嵌套句（例如主語從句以及關係從句），但不能出現在非限定性的嵌套小句中。漢語允許*pro-drop*，也就是說主語位置可以是*pro*。Sundaresan (2014)基於對其他*pro-drop*語言的研究（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日語等）概括出一個結論認為*pro-drop*不能出現在非限定小句的主語位置而這個限制在同樣缺少形態變化的其他語言中被驗證可以區分限定和非限定小句。Zhang (2019)用此檢測了這五類嵌套小句：漢語控制動詞的補足語、提升動詞的補足語、動詞「來」和「去」的補足語、非認識情態的補足語以及「V也不V」狀語後發現這幾類小句不允許主語*pro-drop*，例如例(43a)在控制動詞的補足語中，嵌套句的空主語位置只能解讀為阿傑，而不可以解讀為其他已知個體，也就是說不能被解讀為*pro-drop*。小子句（small clause）(43b)和「對」的補足語(43c)同樣不允許主語*pro*。至於「了」也不可以出現在這類小句中。

- (43) a. 阿傑_j打算[明天中午—_{j/k}在家等你]。
 b. 我討厭[阿傑/**pro*說謊]。
 c. 露露對[阿傑/**pro*說話很在意]。

參照Zhang (2019)對八類小句的分類及對「了」的檢測，例(44–51)中我們檢測「lao_{SFP}」在這些小句補足語中的限制，顯示「lao_{SFP}」不能出現在非限定小句中。

(44) 控制動詞的補足語

- a. 小張試圖[下週在家吃飯]。
- b. *小張試圖[下週在家吃飯lao]。

(45) 提升動詞的補足語

- a. 雨水開始一方面[影響農作物]，另一方面[也影響交通]lao。
- b. *雨水開始一方面[影響農作物lao]，另一方面[也影響交通lao]。

(46) 動詞「來」和「去」的補足語

- a. 小芳[買花]去/來lao。
- b. *小芳[買花lao]去/來。

(47) 非認識情態的補足語

- a. 阿田必須[週五就回上海]。
- b. *阿田必須[週五就回上海lao]。

(48) V也不V狀語

- a. 小王[想也沒想]就轉身走lao。
- b. *小王[想也沒想lao]就轉身走lao。

(49) 小句 (small clauses)

- a. 阿飛買玩具lao。
- b. *我討厭[阿飛買玩具lao]。

(50) 關係子句 (relative clauses)

- a. 我找到lao[那天騙我]的那個人。
- b. *我找到lao[那天騙我lao]的那個人。

(51) 「對」的補足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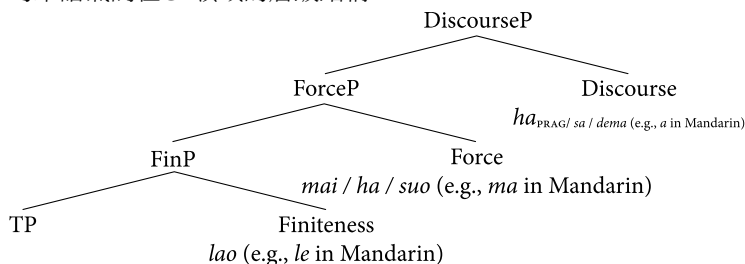
- a. 小王對[老張借他的書]很在意。
- b. *小王對[老張借他的書lao]很在意。

從以上可以看出，重慶話「lao_{SFP}」與Zhang (2019)所檢驗的普通話「了_{SFP}」的分佈一樣，都不能出現在非限定小句中，而重慶話「lao」在「了」可以使用的情況中也同樣可以存在，如例(52)。以上的分析說明重慶話「lao_{SFP}」與普通話「了_{SFP}」都只能出現在限定小句中。

- (52) a. 我知道[小王畢業lao/了]。
 b. [小明去上學lao/了]讓我很開心。

因此，我們主張將重慶話中句末語氣詞中的「lao_{SFP}」與普通話「了_{SFP}」都分析成是在最靠近TP領域的C成分為限定性中心語(finiteness)，如第一小節中的圖(6)所呈現的結構（重覆如下(53)）。我們提出的分析與Paul (2014)對於普通話的分析大致上接近，也與Rizzi (1997)對CP領域的分裂分析一致，可以支持跨語言的一致性。這個結構也表示在不同位置的語氣詞可以共現，但是屬於相同位置的語氣詞則不可以同時出現。以下在第三節與第四節，我們分別討論分析重慶話中表示語力(force)的疑語句語氣詞以及表示篇章功能(discourse)的語氣詞的結構限制和它們各自的意義及功能上的區別。

- (53) 句末語氣詞在CP領域的層級結構



3. 疑問語氣詞

在接下來的3.1小節我們先總覽重慶話中的三種是非問句（A-not-A問句，否定詞問句和疑問語氣詞問句），分別了解它們的特性，再說明重慶話疑問語氣詞在這些問句中的限制。3.2小節中我們分別分析了重慶話中的疑問語氣詞「mai」、「ha」、「suo」的語義功能。3.3小節則用來證明這三個疑問語氣詞的結構位置位於分裂CP中Force短語的中心語位置，且不能出現在嵌套句中。

3.1 重慶話中的是非問句

Huang (1991)分析普通話A-not-A問句時根據它們的生成方式將它們不同區分為兩類，A-not-AB類如例(54a)與AB-not-A類如例(54b)。A-not-AB

式問句是由底層結構中包含疑問成分([+Q])的簡單句通過重疊形式生成。而AB-not-A問句的底層結構是兩個並列的VP形式 ([AB][not AB])，通過刪略形成。重慶方言中只有A-not-AB形式，沒有AB-not-A類型。

- (54) a. 你喜不喜歡這本書？
b. 他喜歡這本書不喜歡？

否定詞問句在重慶話中使用非常的頻繁。Cheng et al. (1997)把否定詞在句子末尾表示疑問的句子稱為「否定詞問句」，並指出不止普通話，在粵語和閩南語也有這種用法，如例(55)（選自Cheng et al. 1997）。

- (55) a. *Wufei lei-zo mei?* (粵語)
Wufei come-PERF not-yet
胡斐已經來了嗎？
b. *I u tsiak-beng bo?* (閩南語)
he have eat-rice not-have
他吃過了嗎？

關於否定詞問句中句末否定詞的選擇性，Cheng et al. (1997)發現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情況。普通話裡「不」用於光杆動詞和情態動詞，如例(56a)；「沒有」用於不同的體貌（完成體、經歷體）以及完成類動詞，如例(56b)。

- (56) a. 他會去不/*沒有？
b. 他去過*不/沒有？ (Cheng et al. 1997)

在粵語否定詞問句中，「mei」與體貌之間沒有一致限制。根據普通話中的情況，「mei」預測應該不可以用於情態動詞中，但事實上「mei」不但可以用在不同的情態中，也可以和情態詞共現，如例(57)。在否定詞問句中「mei」和情態詞「能」和「應該」可以共用，例(57b)表明「mei」在否定詞問句中可以用在進行體中，也可以如例(57c)所示用在完成體中。閩南語的情況與粵語相同，不同於普通話，在否定詞問句中，句末否定詞不受體貌和情態詞的限制。

- (57) a. *Ngo hoyi/yinggoi ceot-heoi mei?*
I can/should go-out not-yet
我能/應該出去嗎？

- b. *Keoi hai-dou se seon mei?*
 He PROG write letter not-yet
 他還在寫信嗎？
- c. *Keoi sik-zo fan mei?*
 he eat-PERF rice not
 他吃了飯了嗎？

在重慶話中，可以用於否定詞問句的否定詞有「不」、「沒」（如例(58)）。我們發現重慶話中「不」、「沒」在句末的問句中表現出和普通話的否定詞一樣的限制，它們與情態詞和體貌有選擇關係：「不」可以和情態詞共同使用，但不能用在不同的體貌中；「沒」不可以和情態詞共同使用，但可以用在不同的情態中。如例(59a)中有情態詞「應該」，使用「沒」形成問句則不合法，只有「不」可以配合構成否定詞問句；例(59b)則顯示在經歷體中「不」不合法，而「沒」卻可以。重慶話中「不」和「沒」與體貌與情態的選擇關係跟普通話裡「不」、「沒有」的表現一致。

- (58) a. 他去廈門不？
 b. 他回家沒？
- (59) a. 他應該見小張不/*沒？
 b. 他看過那本書*不/沒？

在是非問句中，普通話中主要使用疑問語氣詞「嗎」，但重慶話中有三個是非疑問語氣詞：「mai」、「suo」跟「ha」，它們都附著在陳述句末尾，將陳述句變為是非問句；因此我們主張在結構上它們的位置相同，可以作為圖(53)中的Force中心語。實際上它們之間也的確呈現互補分布，三者同時出現或其中任意二者共現時，無論出現順序為何，句子都不合法，如例(60)。這些疑問語氣詞單獨使用時，標示不同類型的疑問。如例(61)中加上「mai」或是「suo」句子由陳述「晚上看電影。」變為詢問「晚上是不是去看電影？」（「mai」與「suo」的區別會在下一小節3.2中說明）。例(61b)加上「ha」就由描述小王明天的行為變為詢問「小王明天是不是不上班？」。與疑問語氣詞不同，陳述句「老張去吃晚飯」加上篇章語氣詞「sa」後句子依舊為陳述句（如(62a)），不能形成問句。因此「mai」、「ha」、「suo」具有形成問句的作用，其他類型的句末語氣不具備這個功能。

- (60) a. *小王明天不上班{mai suo ha/mai ha suo/suo mai ha/suo ha mai/ha mai suo/ha suo mai} ?
 b. *小王明天不上班 {mai suo / suo ha / mai ha / suo mai / ha suo / ha mai} ?
- (61) a. 張三晚上看電影{mai / suo} ?
 b. 小王明天不上班ha ?
- (62) a. 老張去吃晚飯sa。
 b. *老張去吃晚飯sa ?

我們認為普通話中「嗎」和重慶話疑問語氣詞「mai」、「suo」、「ha」具有相同的選擇限制，它只能附在陳述句尾將句子變為是非問句。重慶話中的「mai」、「suo」、「ha」和普通話中的「嗎」都可以構成是非問句（如(61)），但它們都不適用於A-not-A問句、疑問詞問句以及否定詞問句中。

- (63) a. *你今晚吃不吃飯mai/suo/ha/嗎 ?
 b. *他去哪裡mai/suo/ha/嗎 ?
 c. *小王去買書不mai/suo/ha/嗎 ?

前人分析了漢語疑問詞問句和A-not-A問句以及否定詞問句中的問句(Q)特徵，認為包含Q特徵的疑問詞在邏輯式(LF)中移位到了CP位置上；A-not-A問句中的Q特徵包含在重疊的A-not-A部分中並移位到了CP中；否定詞問句中的否定成分經歷了從否定中心語(NEG)到C的移動構成疑問句(Cheng et al. 1997; Fiengo et al. 1988; Huang 1991; Huang et al. 2009)。基於一個句子只能有一種功能類型，因此疑問語氣詞標記「mai/ha/suo」和「嗎」不能和其他同樣具有[+Q]特徵功能的成分（如疑問詞，A-not-A成分以及否定詞）競爭同一個位置；在後續的小節中我們將再進一步討論疑問語氣詞的結構位置。

重慶方言中否定詞問句與普通話中否定詞問句用法一致，而與閩南語和粵語有區別。形式上，重慶話中的A-not-A問句只有A-not-AB一種形式，缺少普通話中AB-not-A形式。在是非問句中，重慶方言與普通話差別最大的是疑問語氣詞問句，雖然重慶話中疑問語氣詞和普通話疑問語氣詞「嗎」有一些共同特點，但他們的意義卻並非完全一致，從最直觀的數量上來看，普通話只有一個疑問語氣詞而重慶話中有三

個，因此區分出重慶話疑問語氣詞和普通話「嗎」的用法，以及重慶話中三個疑問語氣彼此之間的異同變得十分重要。

3.2 疑問語氣詞的意義及功能

重慶話中存在三個同樣位置的是非問句的疑問語氣詞，它們彼此處在互補分佈中，對話中對三個疑問語氣詞有選擇性，表明它們之間存在差異。以下我們利用中立提問以及有傾向性提問的區別來分析重慶話三個疑問語氣詞的意義及功能。

所謂的「中立提問」就是看提問人是否對他所提問的命題的真假有所預設。當提問人對所提問的命題沒有預設時，「嗎」可以用於中立發問；當個提問人對提問命題有真假預設，且對話內容與提問人自己的預設相衝突時，「嗎」疑問句表達有傾向性發問 (Cheng et al. 1997; Chu 1998)。Li & Thompson (1981)區分了普通話A-not-A問句和疑問語氣詞問句，認為A-not-A問句為中立的發問，而疑問語氣詞「嗎」可以用於中立提問也可以用來引導非中立的是非問句。他們指出這種是否屬於中立發問的差異可以從以下例(64)和例(65)的對比中觀察：例(64)中的B認為A的命題內容與自己的預設不符，因此選擇用「嗎」提問以向A確認，因此「嗎」的作用是確認陳述的傾向性發問。如果替換為A-not-A問句如例(65)，對話會變得尷尬，因為B的問句要求A對一個命題內容進行中立提問，但是A的陳述已經包含了A的預設，如此一來B的問句會讓聽者(A)覺得B答非所問。例(64)和例(65)的區別顯示A-not-A問句不包含提問人預設，而「嗎」問句則可以包含預設。

(64) A：你好像瘦了一點。

B：是嗎？你看我瘦了嗎？我自己倒不覺得。

(65) A：你好像瘦了一點。

B：#是不是？你看我瘦了沒有？我自己倒不覺得。

鄧思穎(2015)指出粵語中也存在這種「有傾向性提問」的疑問語氣詞存在，並指出其中粵語的「aa₄」是推測性提問，指說話人對句子內容有一定了解，提問只是進行確認和肯定，表明說話人認為他喜歡語言學，提問只是為了進一步的確認，而非無預設的提問。這裡的「aa₄」的作用是當所提問的內容與提問人的預設一致時進行確認。

(66) 佢鐘意語言學aa₄?

(鄧思穎 2015)

綜上所述，在普通話中，A-not-A問句為中立提問，當提問人對命題內容存在預設，且說話內容與預設衝突時可以用「嗎」來確認；在粵語中當談話內容與提問人預設一致時，可以用「aa₄」發問驗證。可見對提問人的預設會影響疑問語氣詞的選擇。以下我們將利用語境檢驗重慶話「mai」、「suo」跟「ha」三個疑問語氣詞是否存在同類型的選擇限制。

首先，在重慶話中當談話內容與說話人預設相衝突時，也就是說話人認為陳述的命題為假時，提問人會選擇「suo」進行確認，而不會選擇中立的A-not-A問句或「mai」和「ha」進行發問。下列對話是A和B兩人在聊天，都是A告訴B「他下週要去英國開會」這件事之後B的回答，但在所有的回答中，只有例(67B)是合適的回答，其他的答語都顯得奇怪。(67B)表示B預設A明天就要出發去開會，而不是下週，這樣的預設衝突透過「suo」來表示「我不認為你下週去英國，你真的是下週去嗎？」試圖提問以確認A是否真的是下週去而非自己以為的明天。例(68)中B的回答包含A-not-A問句表示中立的提問，也表明B對A去英國這件事沒有預設，也因此與答語後半段表示有預設的立場衝突，前後矛盾。從這一點來看，「suo」的用法與普通話中「嗎」表示對話內容中的命題與說話人預設相反，說話人認為命題內容為假，提問以確認。

(67) A：我下週去英國開會。

B：你下週去開會suo？我以為你明天就走。

(68) A：我下週去英國開會。

B：*你下週去不去開會？我以為你明天就走。

以下例子(69)與上述例(67)唯一的區別在句末疑問語氣詞的選擇上，「ha」用在B的答語中不合適的原因是，與「suo」的用法相反，說話人認為「ha」之前的命題為真，「ha」所引導的陳述句中的命題內容與說話人預設一致。因此例(69B)所表達的意思是：「我認為你下週去開會，你是下週去的對嗎？」而緊接著B又說「我以為你明天就走」，前後表達的意思自我矛盾。

(69) A：我下週去英國開會。

B：*你下週去開會ha？我以為你明天就走。

與「suo」和「ha」不同的是，「mai」並不包含與對話中命題內容的比較。「mai」表示提問人並不清楚問題中的命題內容的真假(無法判斷

與自己的預想是否一致)，只是根據自己的預設進行發問，表達自己的猜測。如在例(70)中，A已經確認了自己下週要去英國這件事，B再用「mai」發問會讓A覺得自己已經講清楚的事情，為什麼還要來詢問這個猜測的真假。

(70) A：我下週去英國開會。

B：#你下週去開會mai？我以為你明天就走。

這三類語氣詞的區別還可以從以下例子中得到驗證。以下為夫妻兩人A和B的談話。A請求B幫忙訂機票，B於是和A確認出行人數以確定訂多少張機票。在例(71B)用「ha」進一步確認是不是要訂5張機票，用「ha」提問表示5個人的預設與要去的人員一致的，說話人認為命題內容為真，提問只是進行進一步確認，因此在這個對話中很合適。從(71A)的回答「是的。」也可以看出。根據我們的分析「suo」表示對話中命題內容與說話人預設相反，在例(72B)表達的意思是：「真的是.....這五個人嗎？」隱含「我怎麼覺得不是5個人」的意思，從(72A)的回覆來看，A覺得B認為不是5個人，所以反問「難不成是6個？」認為(72B)所言不合適。

(71) A：你幫我訂一下假期出去玩的機票。你、弟弟、妹妹、爸爸、媽媽。

B：總共5個人ha？

A：是的。

(72) A：你幫我訂一下假期出去玩的機票。你、弟弟、妹妹、爸爸、媽媽。

B：總共5個人suo？

A：不然是6個？

如前文「mai」表示提問人不表達陳述與自己的預想一致與否，只是根據自己的預設進行發問，表達自己的猜測。因此在當對方認為提問人清楚命題真假的情況下，聽到提問人進行猜測就顯得有點奇怪。例(73B)句末的「mai」會讓A覺得B應該已經清楚人數，卻還再質疑，這樣就很奇怪。如果將句子改為例(74)，當B並不清楚總人數因此向A確認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時，這時A可以接受並向他確認是或者否。

(73) A：你幫我訂一下假期出去玩的機票。你、弟弟、妹妹、爸爸、媽媽。

B：總共5個人mai？

A：加起來不是5個嗎？你不會算數嗎？

- (74) A：你幫我訂一下假期出去玩的機票。
 B：總共5個人mai？
 A：是的。/不是，是6個。

同理，如果把(73B)改為「（難道）只有5個人mai？」，表示B的不確定性，因為雖然B明確知道A提及的總人數為5人，但不能確定除了A提及的人以外還有沒有其他人要一起出去玩，這時用「mai」提問是可以被接受的，如例(75)。²

- (75) A：你幫我訂一下假期出去玩的機票。你、弟弟、妹妹、爸爸、媽媽。
 B：（難道）只有5個人mai？
 A：是的。

從以上例證來看，漢語中疑問語氣詞問句與A-not-A問句的區別在於A-not-A問句僅表達中立詢問命題，提問人對命題內容沒有預設；而疑問語氣詞問句則是提問人針對預設表達自己對於命題的判斷。具體來說，重慶話三個疑問語氣詞的區別在於：「suo」表示提問人自己的預設與句子命題的內容相反，因而希望得到確認；「ha」用在提問人預設與句子的命題內容一致，發問以進一步確認；「mai」則是基於自己的預設進行發問，同時表達提問人對於命題的真假並不確定。

3.3 疑問語氣詞的結構位置

上一節我們提到重慶話的疑問語氣詞「mai/ha/suo」和普通話中的「嗎」都不可以用於疑問詞問句，A-not-A問句和否定詞問句，而這可能是因為它們競爭相同的問句標示結構位置。實際上Lee (1986)首次提出了「嗎」的標句詞(complementizer)地位。Cheng (1991)亦認為普通話「嗎」具有標記是非問句的功能，並指出每個句子都需要被定義句子功能類型。Chomsky (1995)主張將句子功能類型定義為句子的語力(force)。我們也認為重慶方言語氣詞在句末的群聚現象正好可以利用Rizzi (1997)提出的CP分裂假說解釋，不同類型的語氣詞在佔據不同句法功能位置。我們認為重慶話的「mai、ha、suo」和「嗎」一樣標示了分裂CP結構中的語力，如(53)中ForceP的中心語。

首先，正如如前文提到的它們都可以將陳述句變為是非問句，具有標示疑問語力的作用。其次，重慶話和普通話疑問語氣詞的位置

2. 我們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所提出的建議。

分別在「lao」和「了」之後，彼此位置不可互換（見第一小節中的例(2)）。此外，我們發現「了」跟「lao」可以出現在根句和嵌套句中，但是「嗎」和「mai、ha、suo」都只能出現在主句CP中而不能出現在嵌套句裡。例如在補語從句中「嗎」只能得到(76a)一中解讀，只能是主句CP₁中的中心語，當它出現在CP₂中如例(76b)則句子不合法。

- (76) a. [_{CP1}他擔心[_{CP2}小張明天去北京嗎]？
解讀：小張明天去北京，他知道嗎？
b. [_{CP1}他知道[_{CP2}小張明天去北京嗎]]。
*解讀：小張明天去北京嗎這件事，他知道。

重慶話中三個疑問語氣詞也表現出這種限制，它們都只能出現在主句中。如例(77)中，「mai/suo/ha」都只能在主句中，問小王是否知道明天上課這件事。普通話和重慶話中疑問語氣詞必然會存在主句限制，因為它們都定義句子的語力Force，所以疑問語氣詞也只能出現在主句中。以下第四小節將討論篇章語氣詞的結構位置及功能。

- (77) a. [小王記得[明天上課]mai/suo/ha]？
解讀：明天上課這件事小王記得嗎？
b. *[小王記得[明天上課mai/suo/ha]]。
解讀：明天上課嗎這個問題小王記得。

4. 句末篇章語氣詞

篇章語氣詞在普通話中有「啊、呀、呢、吧」（屈承熹2008），粵語中有「aa3、-k」（鄧思穎2015）。我們認為重慶話中的三個句末語氣詞「ha_{PRAG}、sa、dema」就屬於這一類。普通話語氣詞「啊」在句末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它出現與否並不影響命題的真值以及句子結構的合法性，但不加「啊」的句子就是簡單的陳述，如(78)「不去開會」的事實，加上「啊」則可以體現出說話人對這個陳述內容的驚訝態度。

- (78) 你不去開會（啊）。

與普通話和粵語一樣，重慶話中這類語氣詞在語氣詞群的線性順序排列上總是出現在句子最末端，因為它們主要在標示語用功能，因此我

們預期重慶話中的「ha_{PRAG}、sa、dema」對句子結構的選擇限制也可能最微弱，可以被分析成在CP範域最外層的DiscourseP（見結構(53)）。

支持我們分析的一個事實是這類篇章語氣詞的確不對句子真值造成任何影響，去掉這類語氣詞也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篇章語氣詞表達說話人情感態度以及表達言語行為的作用，如例(79)不加「ha_{PRAG}」只是語氣略顯生硬地告知事實；加了「ha_{PRAG}」則表達出說話人想要商量或請求的緩和語氣，意思相當於「麻煩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去喝杯水就來」。

(79) 我先去喝杯水 (ha_{PRAG}) 。

下面我們將進一步詳細討論重慶方言屬於篇章語氣詞的「ha_{PRAG}」、「sa」與「dema」的功能區別。4.1節討論「ha_{PRAG}」的緩和語氣功能，並區分疑問語氣詞「ha」跟篇章語氣詞「ha_{PRAG}」。4.2節中證明篇章語氣詞「sa」的主要作用是表示確認。4.3節中證明「dema」的主要用來提示共知背景。

4.1 緩和語氣：「ha_{PRAG}」

重慶方言在篇章語氣詞中存在一個與疑問語氣詞「ha」同形異義的語氣詞，在本文中標記為「ha_{PRAG}」，用來表示緩和語氣。我們認為「ha_{PRAG}」不是重慶方言獨有的語氣詞（普通話中的「哈」），但「ha_{PRAG}」在重慶方言中使用頻率很高。賀陽(1994)認為普通話中句末「哈」的作用是說話人尋求確認。尹世超(1999)分析了「哈」在不同句子類型中的用法，認為在是非問句和反問句中，「哈」表示徵求同意，希望得到聽話人認同；在陳述句中，表示委婉的肯定。崔希亮(2011)主張當「哈」是句末語氣詞時，它的功能是尋求說話人認同和對說話人表示附和。Yang & Wiltschko (2016)認為句末語氣詞「哈」是確認標記，作用是尋求確認。我們將前人對「哈」的功能分析概括為兩類，一種用法是尋求確認或認同，一種用法是緩和語氣。從重慶話的例子來看，我們認為表達尋求確認功能的是前文中提到的疑問語氣詞「ha」，而表達緩和語氣的則是篇章語氣詞「ha_{PRAG}」。下文我們將對比前人對句末「哈」的分析，然後區別「ha_{PRAG}」與「ha」。

首先考慮表達尋求確認或認同的功能，賀陽(1994)認為句末「哈」的作用是說話人尋求確認，表達「我認為是這樣的，你說是不是？」

的意思。如例(80)「哈」表示A認為給曲作者16塊錢少，向B確認。尹世超(1999)認為在是非問句中，「哈」表示徵求聽話人的認同，如例(81)中女醫生的提問重複了話題中「四十了」的內容，表示自己知道了以及進一步確認。崔希亮(2011)認為「哈」主要的情態意義是尋求聽話人證實和認同，如例(82)中用「是……的」結構強調自己的看法，提問對讓人頭疼這件事尋求確認。Yang & Wiltshko (2016)認為「哈」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一個確認標記，如例(83-84)中兩個「哈」都表示請求確認，(83)的用來請求確認事件的真值，(84)用來確認B是否具有該項知識。從上述文獻中概括的用法以及例句來看，我們認為這類用法其實是與重慶話中句末疑問語氣詞「ha」的用法一致。首先，它們都表示命題內容與自己的預設一致，發問表達自己看法並尋求確認。其次，在以上的研究中，表示尋求確認的「哈」只出現在疑問語氣詞標記的是非問句中（選擇陳述句為其補足語），這與我們分析的疑問語氣詞「ha」的限制相同。

- (80) A：他們就給那個曲作者十六塊錢，真夠少的哈？
B：就是。
- (81) 女患者：我今年四十了。
女醫生：四十了哈？
女患者：嗯。
- (82) 戈玲：是夠讓人頭疼的哈？這夫妻，你說，之間能不吵架嗎？要不她上哪兒發洩去，你說？
- (83) A：我們今天下午一起去星巴克哈？
B：是啊，下午一起去。
- (84) A：我們今天下午一起去星巴克哈？
B：嗯，我記著呢。

文獻中概括的第二種「哈」的用法是緩和語氣。尹世超(1999)認為「哈」在陳述句末可以起到緩和語氣的作用表達委婉的肯定，讓人感到親切、隨和，如例(85)，句末「哈」可以委婉表達自己覺得別人名字奇怪這件事情；也就是當談話內容可能比較尖銳時用來減少對話中的衝突，使語氣得到緩和。崔希亮(2011)提出「哈」的另一種用法是表達對說話人的認同和附和，引用Leech (1983)提出的禮貌原則中「一致准則」來解釋為了使對話和諧，說話人應盡量減少與聽話人之間的分歧，增加談話雙方的一致；如例(86)中沈雪有點不滿的說嚴守一馬屁拍

太過了，嚴守一的回答是有點太明了體現了「一致准則」，表達了對沈雪的認同，減少分歧。我們認為表示「認同和附和」不是「哈」的作用，因為(86)的句子即使不使用句末的「哈」仍是表達了對沈雪的陳述的附和；我們認為嚴守一之所以要用「哈」是為了示弱想要拉近與沈雪的距離，所以選擇用更和緩的語氣以示弱。

(85) 我開始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覺得這個名字挺怪的哈。

(86) 沈雪：嚴守一，哼！你這馬屁拍的狗可以的啊！

嚴守一：是有點太明了哈！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發現，前人得出的「哈」的多種用法其實可能來源於兩個不同的「哈」，句末篇章語氣詞「哈」只有一種核心語義表達緩和語氣，另一種請求確認的用法是來源於疑問語氣詞「哈」，兩個「哈」其實是同形異義而非同一個詞，這樣的區別與我們分析的疑問語氣詞「ha」和篇章語氣詞「ha_{PRAG}」區別一致：「ha」標示需要進一步確認的是非問句，「ha_{PRAG}」的作用是緩和語氣。

我們所分析的疑問語氣詞「ha」是ForceP的中心語，只能選擇陳述句標記該根句作為其補足語成分。假定一個句子只能呈現一種語力，疑問語氣詞「ha」不可以和其他同為Force的成分共現，那麼屬於篇章語氣詞「ha_{PRAG}」就應該沒有這些限制，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句子類型中。

首先，我們先看問句。如前文所述，普通話的疑問詞可以形成疑問詞問句(*wh*-questions)，如(87a)（參Huang et al. 2009）或是在句末助詞「嗎」出現時形成無定疑問詞(something/anything)的意義（參Li 1992），如(87b)。重慶話沒有普通話中的「呢」所以疑問詞問句(*wh*-questions)沒有句尾標記，如例(88a)可以表達主人提問「我家裡有蘋果、香蕉、西瓜，你看你想吃什麼呢？」，主人預期聽者回答三種水果其中一個。在疑問詞問句中，「ha_{PRAG}」可以加在問句句末緩和疑問語氣，用來體現主人的客氣如(88b)。但是我們發現重慶話用來形成是非疑問句的疑問語氣詞「mai、suo、ha」都不能再加在疑問詞問句之後(88c)。這支持我們把語氣詞「mai、suo、ha」分析成Force標記句子語力，因此不能再附加在已形成疑問詞問句的問句之後。例句(88b)與(88c)的區別則支持我們所主張的篇章語氣詞與其他層語氣詞的區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重慶話的(88c)並不允許無定疑問詞的意義，這與普通話不同（對比(87b)）。這表示普通話與重慶話在允准無定疑問詞

的條件上存在差異。普通話的「了」及重慶話的「lao」都可以允准無定疑問詞（參2.2.1節），但是普通話「嗎」可以使疑問詞改作無定解釋而整句轉為是非問句來理解(87b)，而重慶話疑問語氣詞則無此功能(88c)。關於允准無定疑問詞的條件將待另啟專文討論。

- (87) a. 我家裡有蘋果、香蕉、西瓜，你看你想吃什麼呢？
 b. 我家裡有蘋果、香蕉、西瓜，你看你想吃什麼嗎？
- (88) a. 我家裡有蘋果、香蕉、西瓜，你看你想吃啥子？
 b. 我家裡有蘋果、香蕉、西瓜，你看你想吃啥子ha_{PRAG}？
 c. *我家裡有蘋果、香蕉、西瓜，你看你想吃啥子mai/suo/ha？

篇章語氣詞「ha_{PRAG}」也可以出現在祈使句中。祈使句一般透過較強烈的情緒表達指示內容，「ha_{PRAG}」在祈使句中可以緩和命令的語氣。在一些情境下，當說話人想要表達自己對某件事或者行為強烈的態度但又害怕強硬的話語會帶來更糟糕的後果，就會在祈使句末添加「ha_{PRAG}」。例如，當小孩爬到很危險的高處，家長認為太危險非常生氣且著急，急切地想叫他從高處下來，但又害怕強烈的語氣會嚇到孩子反讓他失足跌落，就會採用在句末添加「ha_{PRAG}」的方式如例(89)，一方面起到警示孩子，表達我現在很生氣，一方面又避免刺激到小孩，以免造成更嚴重後果。

- (89) 你從樹上給我下來ha_{PRAG}！

再如當某人透過窗戶看到有歹徒手持刀具在家門口徘徊試圖進入，多次示警勸阻無果且他歹徒準備開始砸門，這時就可能對他說(90a)，表示「如果你再不離開，那麼我就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這裡添加「ha_{PRAG}」而不是只說「滾開！」也是害怕太強硬的語氣進一步激怒，但又想要對歹徒發出警示。表達是非問句的語氣詞如「mai」和「ha」就不能在祈使句中使用，如(90b)。

- (90) a. 滾開ha_{PRAG}！
 b. 滾開(*{mai/ha})！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漢語中的兩個「ha」，從語義來看，「ha」標記是非問句表達疑問，「ha_{PRAG}」的作用是緩和語氣，二者

語義不同。從分佈來看，疑問語氣詞位置在CP中的ForceP的中心語選擇陳述句為其補足語，而「ha_{PRAG}」在更高的DiscourseP與語篇的關係更緊密，但是對句子結構的選擇限制更少，可以用在不同的句子類型中，主要作用是緩和語氣。不同於前人對「哈」的語義分類，我們認為重慶話中的「ha_{PRAG}」只有緩和語氣一種用法。

4.2 表示確認：「sa」

重慶話語氣詞「sa」用在句末表示確認，表示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肯定。我們發現當「sa」用在陳述句尾時候有表達說話人確認命題的認識立場(epidemic stance)作用。Biber (2004)所謂的「認識立場」指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認識性或態度性評價，也就是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認同程度。Chor (2018)分析了廣東話語氣詞後發現一些廣東話語氣詞有表達說話人的認識立場的作用，一類表示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確定，另一類表示對命題內容不確定。如Chor (2018)的例句表示句末語氣詞「aa₁」表達說話人對不是座廟的肯定（例(91)），句末語氣詞「ge₂」表達說話人的不確定（例(92)）。

(91) M₄ ci₅ miu₂ aa₁ °
不是座廟。

(92) Dou₁ ci₅ ge₂ °
可能是吧。

我們認為重慶話「sa」的作用在於表示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肯定。如例(93)代表說話人對「重慶夏天很熱」這個命題的肯定和確認，表示重慶的夏天確實是很熱的；如果不加句末「sa」則是對重慶夏天的很熱這個狀況的單純描述。

(93) 重慶夏天很熱 (sa) 。

再如例(94)中小張的回答表達的意思是肯定「當然是李四最適合當班長」；相比於如果只回答「李四」則少了確定的語氣，加了「sa」則體現出說話人對於「李四應該當班長」這件事的確定，表明自己不僅僅是提名他，而是認定班長就是他了。

(94) 老師：你們覺得誰當班長比較好？
小張：李四sa！他一直是班上第一名。

有趣的是，當說話人不確定或沒有把握時就不會選擇在句末用「sa」。這一點可以通過它與特定副詞的選擇性搭配上看出。漢語中認識立場的表達也可以通過情態詞、認識性副詞如：「肯定」、「大概」等等來表達。我們發現「sa」只與表示肯定和確認的情態成分搭配使用（例如：「肯定」、「必須」、「顯然」），而表示不確定的成分（例如「我猜...」、「大概」、「估計」等）則不可以與「sa」共用。如例(95a)中「肯定」和「sa」都表示對命題內容的確認，表示對小王沒吃飯這件事的確認。但「sa」不可以和例(95b)中的「大概」共用，「大概」表示說話人的不確定，而「sa」又表示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確認，二者在語義上衝突。這也證明「sa」的確有表達說話人肯定立場的作用。

- (95) a. 小王肯定沒吃飯sa。
b. *老張大概去北京lao sa。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sa」的功能與表必然性的知識性情態詞類似。³首先它們都可以用來表達說話人的知識性判斷上的確認。如例(96a)和(96b)都表達同樣的意思，表示說話人的知識性判斷認為自己確定小王沒有吃飯，即使這個判斷實際上也可能出錯。

- (96) a. 小王肯定/一定沒吃飯，但說不定我錯了。
b. 小王沒吃飯sa，但我說不定是錯的。

「sa」與表必然性的知識性情態詞的一致性也體現在當說話者對於相關命題的真假有直接證據的時候不能使用。例如，當說話者親眼看到窗外在下雨時，例(97a)用must與(97b)的sa都不能說。

- (97) a. #It must be raining.
b. 下雨(lao) (#sa)。

4.3 提示共知背景：「dema」

會話交談只有具有關聯性的對話才得以順利進行。Sperber & Wilson (1986)提出的關聯理論指出，對話內容與語篇的關聯性越大，為理解

3. 我們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所提出的建議。

對話需要付出的認知努力就越小，反之需要付出的認知努力越大。屈承熹(2008)也指出到語氣詞有增加語篇關聯性的作用。但會話的關聯性不止來自顯性的語篇中說出來的部分，也來自背景信息中，也就是談話中的隱藏部分。要順利完成對話不僅需要從語篇獲得信息，也需要從背景知識獲取信息。背景知識可以被分為兩種，一種是說話人和聽話人所共知的稱為共知背景，Clark (1996)將共知背景(common ground)進行了定義，他指出共知背景是交際雙方共享的或者被認為是共享了的背景信息，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與社會文化相關的公共背景(communal common ground)，另一方面是與社會中個人的經驗相關的(personal common ground)，而交際活動是基於共知背景而展開的。另一種是不被共知的背景信息，Soh (2018)將不被共享的背景信息定義為個人證據(private evidence)指只有說話人可知而聽話人不可知的證據，可知的渠道包括通過自己的知識及語篇。

以此為基礎，我們認為重慶話「dema」的主要功能是提示共知背景，即是標記對話雙方所共享的背景信息。當說話雙方討論某個話題時，說話人可以通過使用句末語氣詞「dema」提示聽話人共同背景信息，該共同背景在談話的當下被認為是聽話人所忽略的內容。如例(98)中，甲乙兩個人在討論小張最近去北京了這件事，甲告知乙小張昨天去北京了這件事，回答1中乙的回答不加語氣詞「dema」，表示是乙在跟甲傳達一個新的信息，命題內容為說話人的個人證據，即「小張昨天去北京應該是去出差了」這個命題內容被認為是乙知道而甲不知道的。而乙的回答2中句末包括了「dema」則表示「小張要去北京出差」這件事被乙認為是甲和乙所共知的背景信息，乙再提出來只是提示甲他們的共享信息，表示乙可能認為甲忽略了或遺忘了。

(98) 甲：小張昨天居然去北京了。

乙回答1：他上周說他要去北京出差。

(個人證據)

乙回答2：對啊，他上周說他要去北京出差dema。

(共知背景)

基於問句的基本作用是詢問新信息(Krifka 2008; Hsu 2019)，而「dema」的作用是提示共知背景，因此「dema」不能用於問句中，如例(99)都是不合法的句子。

(99) a. *阿朱喜歡吃什麼dema？

b. *小金去不去上海dema？

普通話中亦存在語氣詞「的嘛」，是由「的」和「嘛」組成，且二者可以分別單獨使用。⁴

- (100) a. 對啊，他上周說他要去北京出差的。
 b. 對啊，他上周說他要去北京出差嘛。
 c. 對啊，他上周說他要去北京出差的嘛。

對此現象，Chu (1998)提出語氣詞「嘛」可以用來表達命題的確鑿性具有預設功能，表達顯而易見、不言而喻等情緒。強星娜(2008)認為語氣詞「嘛」標記說話人的知情狀態，具體是表達說話人對聽話人知情狀態的預測，即認為說話人不知道自己應該知道的。趙春利、楊才英(2016)提出「嘛」的認知意義為主觀認知的執意應然性，即說話人認為確信的命題信息是聽話人不該懷疑而應執行的信息。我們注意到學界對普通話「嘛」的語義特徵及用法有較為一致的看法，認為「嘛」表達的是顯而易見的、聽話人該知道而不知道的內涵，如例(101)，提醒聽話人老張不在或者沒來上班是因為老張昨天回老家了，這件事聽話人是知道的但他忘記了或者忽略了。

- (101) 老張昨天回老家了嘛。

根據Li & Thompson (1981)及Hole (2011)，普通話句末的「的」其實是分裂句(cleft)的「是.....的」結構，只是句子中的「是」隱藏了，它的語義作用是表達說話人確認預設存在，如例(102)。

- (102) 他平時（是）喝可樂的。
 （表示確認他平時喝可樂）

我們主張普通話中的「的嘛」與重慶話中「dema」並不相同。普通話中「的嘛」是由語氣詞「的」與「嘛」所構成，如上述討論的它們各有各的功能，可以單獨使用，而「的嘛」是兩類結構組合而成。重慶話中的「dema」則是一個雙音節語氣詞，不能拆分。

我們認為重慶話語氣詞「dema」等同於普通話語氣詞「嘛」，它們都可以用來提示雙方共同背景中，聽話人所忽略的部分。如例(103)，新年了孫子要回爺爺奶奶家團聚，奶奶買了一大包蘋果回家，

4. 我們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所提出的建議。

爺爺問奶奶說為什麼要買這麼多蘋果回家，奶奶提醒爺爺忽略了孫子愛吃蘋果這件事。

- (103) 爺爺：你買這麼多蘋果回來幹嘛？
奶奶：孫子愛吃蘋果嘛/dema。

至於句末的「的」，我們認為在普通話中與重慶話中都表達說話人確認預設存在，如例(104a)。普通話中的「嘛」與該結構一起使用可以表達出的意義是提醒聽話人共知背景中其忽略的內容，且說話人確認相關預設的存在，如例(104b)，提醒說話人忘記了或者忽略了他平時肯定是要喝可樂。在重慶話中要表達與普通話例句(104b)同一個意思時，必須用例(105)的句子，也就是提示聽話人忽略內容的語氣詞「dema」附加在表示說話人確認相設存在的「的」字結構。值得注意的是dema之前的「的」並不能省略，如(106)，也因此表示普通話的「的嘛」與重慶話的「dema」並不相同。

- (104) a. 他平時（是）喝可樂的。
b. 他平時（是）喝可樂的嘛。

(105) 他平時（是）喝可樂的dema。

(106) *他平時（是）喝可樂dema。

5. 結語

與以往漢語方言本體研究中偏重細緻語義分析不同，本研究初步從核心語義功能與語法結構兩方面分析了重慶方言中的七個語氣詞。我們認為這些語氣詞在語法結構上分別在CP範疇中佔據不同類型的功能投射的中心語位置：「lao」表示「當前狀況相關」可以標示小句限定性，位於最靠近TP的FinP。疑問語氣詞「mai、ha、suo」標示句子功能類型，位置在「lao」之後作為語力Force的中心語。篇章語氣詞「ha_{PRAG}、sa、dema」，主要與篇章相關聯，對從句選擇限制最小。本文也對比分析了前人對於普通話語氣詞與重慶方言語氣詞中相關成份的分析。我們所提出的重慶方言語氣詞的結構分析也呼應了前人對於普通話語氣詞的分組概念。

著眼於重慶方言中比普通話更豐富的句末語氣詞，本研究基於核心語義的分析概念——提出各別語氣詞的獨自的核心語義，不同句法結構對它們的使用限制，並說明語氣詞主類型之間的共現限制以及每一大類語氣詞中的語義功能差異。對於漢語語言學研究來說，考察重慶方言讓我們得以在語法研究中較少討論的篇章語氣詞類觀察到了豐富有趣的資料。重慶話語氣詞在功能上分別與普通話及粵語所表現出的一致性以及相異性可以作為日後研究不同語氣詞的核心語義的基礎，也可作為未來研究漢語其他方言之間的區別與共性的參考。對於跨語言對比研究來說，本研究利用重慶方言的語料為Rizzi (1997)的CP分裂假說提供了跨語言的一致性的支持。我們的分析結構支持Rizzi (1997)提出CP範疇中存在多個功能性投射的主張。這對於其他同樣有豐富句末語氣詞的語言研究也能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Acknowledgements

感謝本期刊主編與匿名審查委員們給予之寶貴建議。

References

- doi Biber, Douglas. 2004. Historical patterns for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stance: A cross-register comparis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 5(1), 107–136.
- doi Burton-Roberts, Noel. 1989a. On Horn's dilemma: Presupposition and neg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5(1), 95–125.
- Burton-Roberts, Noel. 1989b. *The limits to debate: A revised theory of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Cambridge: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Cheng, Lisa Lai-Shen & Huang, C.-T. James & Tang, Chih-Chen Jane. 1997. Negative particle questions: A dialectal perspective. In Sun, Chaofen (e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0), 65–112.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oi Chor, Winnie. 2018.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as epistemic modulator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s: A discourse-pragma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9, 34–47.
- Chu, Chauncey C. 1998.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 doi Clark, Herbert H. 1996. *Using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i, Xiliang (崔希亮). 2011. The modality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inter-subjective marker “ha” in Mandarin Chinese 語氣詞「哈」的情態意義和功能.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11(4). 39–45.
- Ducrot, Oswald. 1972. *Dire et ne pas dire, principes de sémantique linguistique*. Paris: Hermann.
- doi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2017. Low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Final-over-Final Constrai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6(1). 37–75.
- Fiengo, Robert & Huang, C.-T. James & Lasnik, Howard & Reinhart, Tanya. 1988. The syntax of wh-in-situ. In Borer, Hagit (ed.), *WCCFL 7: The Proceedings of the 7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81–98.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Fung, Roxana Suk-Yee.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He, Yang (賀陽). 1994. Beijinghua de yuqici “ha” zi 北京話的語氣詞「哈」字. *Fangyan* 方言 1994(1). 60–63.
- doi Hole, Daniel. 2011.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hì...de* clefts revisited. *Lingua* 121(11). 1707–1733.
- doi Horn, Laurence R. 1985.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pragmatic ambiguity. *Language* 61(1). 121–174.
- doi Hsu, Yu-Yin. 2019.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Chinese discourse. In Shei, Chris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discourse analysis*, 130–144. London: Routledge.
- doi Hsu, Yu-Yin. 2023. Modal raising and focus marking in Chines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32.
- doi Huang, C.-T. James. 1988. *Wǒ pǎo de kuà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2). 274–311.
- doi Huang, C.-T. James. 1991. Modularity and Chinese A-not-A questions. In Georgopoulos, Carol & Ishihara, Roberta (ed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 Essays in honor of S.-Y. Kuroda*, 305–332. Dordrecht: Springer.
- doi Huang, C.-T. James & Li, Yen-hui Audrey & Li, Yafe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Rui-heng Ray. 2010. *Disjunction, coordination, and ques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doi Krifka, Manfred. 2008. Basic notions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Acta Linguistica Hungarica* 55(3–4). 243–276.
- Law, Ann. 2002.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and the CP domain.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4(April 2002), 375–398.
- Lee, Hun-Tak Thomas.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Los Angeles: UCL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Li, Boya. 2006.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doi Li, Charles N. & Thompson, Sandra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oi Li, Yen-hui Audrey. 1992. Indefinite *wh* in Mandarin Chinese.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2). 125–155.
- Lin, Jo-wang. 2000. On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the verbal *-l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109–133.
- Liu, Hongxi (劉紅曦). 2000. An analysis of the monosyllabic mood words in Chongqing dialect 試析重慶方言的單音節語氣詞. *Sichuan Sanxia Xueyuan Xuebao* 四川三峽學院學報 2000(4). 43–47.
- Liu, Ligang (劉黎崗). 2012.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opic in oral Chongqing dialect* 重慶話口語中話題的結構與功能. Shangha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doi Moeschler, Jacques. 2019. *Non-lexical pragmatics: Time, causality and logical words*. Berlin: De Gruyter.
- Myers, Ethan C. 2015.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in Shanghainese: Navigating the left periphery*.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doi Pan, Victor Junnan. 2018. Derivation of the apparent narrow scope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 reply to Erlewine (2017).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9(2). 99–126.
- doi Pan, Victor Junnan & Paul, Waltraud. 2016. Why Chinese SFPs are neither optional nor disjunctors. *Lingua* 170. 23–34.
- doi Paul, Waltraud. 2014. Why particles are not particular: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s heads of a split CP. *Studia Linguistica* 68(1). 77–115.
- doi Paul, Waltraud & Whitman, John. 2008. *Shi...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Linguistic Review* 25(3–4). 413–451.
- Peng, Jinwei (彭錦維). 2001. Chongqinghua yuqici de tedian 重慶話語氣詞的特點. *Xi'an Minzu Xueyuan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 Ban)*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S2). 55–57.
- Peng, Yongzhao (彭永昭). 1988. Chongqing fangyan zhong de jige yuqici 重慶方言中的幾個語氣詞. *Chongqing Shi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重慶師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1988(2). 69–72.
- Qiang, Xingna (強星娜). 2008. *Knowledge status and the Chinese indicativ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ma* 知情狀態與直陳語氣詞「嘛」.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世界漢語教學 2008(2). 54–63.
- Qu, Chengxi (屈承熹). 2008. Guanlian lilun yu Hanyu jumo xuci de yupian gongneng 關聯理論與漢語句末虛詞的語篇功能.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 Ban)*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3). 12–18.
- doi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Haegeman, Liliane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 Wang, Yiguang (王宜廣). 2010.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pseudo-denial of the pattern *bushi A, ershi B* 「不是A，而是B」句式假性否定的功能價值.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2010(3). 325–333.

- doi Soh, Hooi Ling. 2009. Speaker presupposition and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final *-le*: A unified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state” and th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reading.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7(3). 623–657.
- doi Soh, Hooi Ling. 2018.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 final *de* as a marker of private evidence. *Proceedings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3. 22: 1–14.
- Soh, Hooi Ling & Gao, Meijia. 2006. Perfective aspect and transi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 analysis of double *-le* sentences. In Denis, Philippe (ed.), *Proceedings of the 2004 Texas Linguistics Society Conference: Issues at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107–122. Somerville: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Sperber, Dan & Wilson, Deirdre.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i Sundaresan, Sandhya. 2014. Making sense of silence: Finiteness and the (OC) PRO vs. *pro* distinctio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32(1). 59–85.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0.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clause types and mood in Chinese 漢語句類和語氣的句法分析.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010(1). 59–63.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4. Predicative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粵語謂詞性語氣詞. In Ho, Che-wah (何志華)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eds.), *Moving forward – Studie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繼承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研究, 427–444.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6.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as conjuncts under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製圖理論與助詞的聯合結構說.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016(1). 1–10.
- doi Teng, Shou-hsin. 1978. Negation in Chinese: Mandarin and Amo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8(1). 50–60.
- doi Yang, Xiaodong & Wiltschko, Martina. 2016. The confirmational marker *ha* in Northern Mandari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04. 67–82.
- Yeh, Ling-hsia. 1995. Focus,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and contrastive neg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2). 42–75.
- Yin, Shichao (尹世超). 1999. Shuo yuqici “ha” he “ha” zi ju 說語氣詞「哈」和「哈」字句. *Fangyan* 方言 1999(2). 95–103.
- doi Zhang, Niina Ning. 2019. Sentence-final aspect particles as finit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57(5). 967–1023.
- Zhao, Chunli (趙春利) & Yang Caiying (楊才英). 2016.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cognition and emotion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MA” 句末助詞「嘛」的認知與情感的關聯性研究. *Waiguoyu* 外國語 2016(5). 32–45.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Functions and syntax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ongqing dialect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yntax and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seven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ongqing dialect, a regional language spoken in the southwestern areas in Mainland China. Our study supports the classic ternary classification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SFPs) for Chinese languages proposed by Zhu (1982) as well as Paul's (2014) analysis of the Mandarin SFPs. In this paper, we show that *lao* in Chongqing dialect is very similar to its Mandarin counterpart *le* in syntax and semantic functions, and that three question particles (*mai*, *ha*, and *suo*), while all marking yes/no questions in Chongqing dialect, each expresses a specific association about a speaker's perspective toward the statement's value. Then we present our analyses of the functions of three understudied discourse SFPs, *sa*, *dema* and *ha*_{PRAG}. We show that each of the discourse related particles has its specific semantic core, and that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multiple types of clauses, suggesting that their main function is for pragmatic purposes, and therefore these particles are less constrained by syntax.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cross-linguistic support to Rizzi's (1997) split-CP hypothesis, based on a less studied Chinese language, Chongqing dialect. The semantic cores proposed for each SFP in this language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future studies on SFPs in other Chinese languages and/or other languages with a rich SFP system.

Keywords: Chongqing dialect,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xical semantics, split-CP hypothesis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Yu-Yin Hsu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1 Yuk Choi Road
Hung Hom
Hong Kong
yyhsu@polyu.edu.hk
<https://orcid.org/0000-0003-4087-4995>

Co-author information

Li Ta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li.tang.003@skyushu-u.ac.jp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1 December 2020

Date accepted: 10 November 2021

Published online: 2 July 2024